

以下為周梁淑怡議員於 08 年 4 月 17 日在立法會就 08 至 09 年度財政預算案辯論之發言全文：

主席女士：

2008 年對財政預算案而言，是很特別的一年。在短短的三幾個月，香港的形勢隨著外圍的種種因素轉變著，而香港人的心情亦跟著這些轉變而高低起伏。

首先是政府的大量盈餘的喜訊，使我們覺得富有起來。這也難怪，不過只是五年前，我們的經濟由於沙土跌至谷底，政府想盡辦法應付，而多種加稅措施亦陸續出臺。今天既然政府水浸，各項加諸市民的徵稅如今恢復正常，是最合理不過的。政府不夠錢時向人民要錢；到政府收夠錢當然就應該還富於民。不過，派錢可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可能這就是司長的支持度在預算案出爐時的 68% 大跌至今日 57% 的原因。

自由黨明白政府的困難，亦都瞭解政府不願意把經常性的福利基礎支出增加的原因。因為一些支出的水準，特別是與民生掛鈎的撥款，無論如何以邏輯或根據客觀科學原則去推定為可加可減，實際上是加易減難，這是政治現實。

但自由黨認為政府要尊重社會對老人家回饋的共識，所以我們對政府不接納本會要求把生果金提高，實在十分失望。雖然一次過的三千元大利是某程度上亦回應了各方面的要求，但自由黨始終覺得對老人家方面的援助，政府在以下急切檢討和增加：

大家普遍都認同領取綜援者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社群，需要社會幫助；但當中，我相信依靠綜援生活的老人家，更加是弱勢之中的弱勢，更需要我們加以援手。

曾司長在今年預算案中，決定向綜援受助人發放多一月的金額，並將提早根據現行機制調整其金額水平，以抵消通脹，這些措施固然顯示了當局對上述人士的關懷，值得肯定。可是，近幾個月本港所面對的通脹急劇惡化，隨著美元不斷下滑，在聯系匯率帶動下，銀紙愈來愈不見洗。統計署公佈的二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就上

升了 6.3%，創了十年半新高，當中以食品價格的升幅最厲害，像豬肉就比去年同期貴了 56%、牛肉 49%、新鮮蔬菜 32.7%、罐頭肉類 31.6%、米 23.4%、食油 20.8%。單看這些數字，恐怕就算連平日不去街市的人，也能感受到現在小市民買餸是如何艱難。昨天消委會公報的食物價格調查都充份證明了這個實況。

主席，衣服鞋襪也許可以慳，燈油火蠟也許可以慳，但吃是不能吃的，何況這些一天貴過一天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最基本最普通的日常食品。難道我們忍心看見一些操勞了大半生的老人家被迫連兩餐溫飽也成問題嗎？這是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應該容許的嗎？當然，我們明白政府的擔憂，就是面對人口老化，若一旦提高援助長者金，經常開支構成的壓力會無止境的膨脹。不過，現時本港所面對是回歸以來最大的加價潮，而且未來肯定會持續一段不短的時間。在這種非常時期下，政府有沒有想出一些辦法，以解一眾申領綜援人士，尤其當中的長者們的燃眉之急呢？例如政府有否研究採取食品券（糧票）的模式呢？

說到老人醫療券，自由黨是眾多政黨中第一個率先表態支持的，只是覺得每年二百五十元的數目，對一般七十歲的老人家而言實在太少了！況且自從特首社去年的施政報告公佈這政策後，局長在預算案簡報會承諾一年後檢討，正當我們表達對這緩慢的時間表不滿時，繼而在本星期一的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聽到把計劃的展開推到 2009 年，更把檢討期延至三年，即是要 2012 年才會有機會改動，幸好會上官員在我們苦苦追逼下，透露了將有中期報告，並且不排除檢討時考慮時加碼。自由黨一定繼續堅持政府增加對老人家在醫療卷的支援，因為這是他們最需要而又用得着的幫助。

主席，自由黨對醫療券金額太低而不滿，但對這政策能給予老人家自由選擇，又能鼓勵靈活運公私營醫療服務，方向正確，要關注的，是老人家是否真正能受惠，而不是給其他人有機可乘。正如有天水圍北區的業主，一聽說醫管局推出天水圍購買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試驗計劃，認為此舉等於補貼醫生，於是搶先一步加租，導致一些參加計劃的醫生不得不調高診金；相信大家都明白政府不能控制價格，但起碼在提供資訊和透明度，特別是在計劃啓動前後，對收費密切監察和披露服務者收費的調升，却可以某程度阻止趁機淘利的不良手法。

講老人問題，不能不談生果金。對於預算案沒有加生果金，我想有不少長者是會感到失望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正如自由黨發表對預算案的評價時曾表示，長者們辛苦了大半生，為本港今天的繁榮作出了不少貢獻，社會很應該對他們有所報答，希望當局稍後檢討生果金時，千萬不要忽略這點，我們對檢討結果是寄予厚望的。

至於要檢討的地方，除了金額外，還有就是申請資格。根據現行規定，但凡七十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可毋需經入息審查而按月獲發 705 元生果金；至於 65 至 69 歲的長者，每月入息必須低於 5,910 元（或夫婦二人 9,740 元），並擁有不多於總值 169,000 元的資產（或夫婦二人 254,000 元），當中包括銀行存款，符合上述條件者，才能按月領取 625 元。當然，設有一些資產審查，確保公帑能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這點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我在落區探訪期間，有老人家就對我說，他們本身也許有點積蓄或收入，但由於剛好超出生果金的申請底綫而不合資格，加上百物騰貴，故生活依然捉襟見肘，只能節衣縮食。其實不少長者勤勞了一輩子，省下一點錢是理所當然的；可是，高齡津貼的申請條件卻不應因此而訂得過份苛刻，資產底綫訂得太低，像夫婦二人合計又要打個折，實在是有點孤寒。尤其是申領生果金和綜援兩者並不相容，故對很多未至於貧困，但也絕不充裕的長者來說，這六百多元是他們唯一的幫補。政府實在有必要檢討現行規定，研究降低申請門檻。

自由黨除了對老人家的生活關心之外，小孩子也是我們非常關顧的一群，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的希望和將來；尤其是香港人一向重視對子女的教育，知道這對孩子的前途的非常重要，亦深明今時今日香港所面對的挑戰和競爭，要靠提升我們下一代的知識和文化水平，才可以應付得來。而教育是否辦得好，關鍵就是師資的培訓。

在這裡，我忽然想起美國十九世紀著名學者 Henry Adams（美國立國者之一 John Adams 的曾孫），在他的自傳式名著「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曾經談到他對教育的看法，其中一句說：「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我覺得這句說話很貼切地形容了老師在教育事業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由於老師的角色這樣重要，我不禁要問，不論是學前教育也好，中小學也好，我們究竟在師資培訓上是否放了足夠的資源呢？我們的老師又是否裝備好，去迎接各項教育改革、小班教學與三三四新學制等等各項的

挑戰呢？大家必須知道，師資與教改就好比「左右腳走路」，兩者必須互相配合；如果師資跟不上，就會變了「長短腳」，任何旨在提升教育質素的改革努力，都只會是徒然。再者，如果政府只著重改革措施而忽略對老師的訓練，更加會誤導了廣大家長，讓他們以為政府朝著正確方向全速前進，傾盡全力地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卻原來錢是花了，時間是花了，誰不知卻是走了冤枉路，白走一趟。

舉個例，當局規定，凡任教中小學英語的老師，必須通過語文基準試；可是，過去多年考生的合格率都成為公眾關注的問題，像英文基準試中的作文部分，自 01 年開始以來合格率平均只有 4 成，04 年那一屆更創新低只有不足 3 成。語文可說是整個教改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多年來經歷過不少風風雨雨，可謂摸著石頭過河；而語文教育改革的成敗，老師的水平是決定性的。當然，上述基準試作文合格率偏低，也許背後有不少因素，老師本身也有自己的難處。不過作為家長，鑒於基準試的整體表現，繼而關注到本港教師的語文水平，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教學語言政策不斷推陳出新，像鼓勵學校以普通話教中文，或校內分流，容許不同班級不同科目分別以中英文授課，對語文科老師尚且不容易，更可況是其他科目的老師？如果政府不給予他們充分的支援，導致他們的語文水準不達標，我恐怕我們的學校又會走回頭路，就是像過去很多號稱是英語授課，但不少卻是掛羊頭賣狗肉，英文課本但廣東話講解。

不少父母對於母語教學仍然抱著懷疑或觀望的態度，也擔心子女入讀中中，會影響他們的英語程度。上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所發表的研究指，中中學生入讀大學的比率明顯低於英中，或許會更深化了部分家長對母語教學的疑慮。正如孫局長早前在一個場合說過，母語教學固然更有利於學習，但卻導致了學生少接觸英語的「副作用」。局長既然點出了問題所在，但有何方法對症下藥呢？其實英語退步絕非是母語教學的必然結果，關鍵就是當局有否提供足夠的資源，讓學校能教好作為第二語言的英文。不過，在整整過去十年內，政府是否有致力於在中文中學，締造一個這樣有利於學習英語的環境呢？

關於師資，我還想說一說學前教育。英美加及澳洲等地，早已要求幼稚園教師有學士學位；甚至內地，現在已有 6 成以上幼稚園教師具備師範或以上的條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當局已經逐步把幼兒

師範升格為大學。即使新加坡，於 05 年已要求幼稚園校長要有文憑學歷（香港現在僅需要證書），也規定校內至少兩成半老師要有文憑級。反觀香港，回歸前對幼稚園教師的師資幾乎不聞不問，其後才亡羊補牢，差不多用上十年時間，到 04/05 年，才把他們的資格勉強提升至最起碼的水平，也就是中五畢業加 360 小時培訓，要到 2011/12 年才可望全體幼師達到證書程度。本港幼稚園教師資格至今仍然難以專業化，政府過去漠視的態度是難辭其咎的。前教育統籌局曾指本港花在學前教育的經費，在過去 10 年增加了一倍，好像很多，但原來也只是約 9 億元，比起整體高達 370 億的教育開支，實在微不足道。說到底，我們除了一如既往要求當局繼續深化學券制，改變現在只照顧非牟利幼稚園的同時，也促請政府必須要加緊投入資源，積極提升幼稚園師資，最終把這個行業提升至與中小學教師睇齊的專業。

最後我想談一談政府對旗下資產物業的管理。特首早前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交由財政司司長研究，如何提高政府資產的回報率及管理水平。很可惜，大概財爺還未開始著手策劃，最新一份的審計署報告書，又再揭發有部門未有善用資源，矛頭直指政府產業署。

就以旺角工業貿易署大廈為例，政府在 1990 年購入該大廈作政府辦公室時，原建議大樓地下至二樓的樓面維持作商場用途，可是產業署最終卻把這些樓面用作辦公室，多年來累計令庫房損失逾二億元租金收入。

除此以外，還有就是不少油站用地，在上手經營者約滿後，一直丟空，任頭這些土地在曬太陽養草；再者，當局自 03 年起容許同一間油公司，可以同一價錢一次過競投多幅油站用地。政府解釋這是為了讓新競爭者盡快掌握一定的市場佔有率，但此舉卻無疑會降低了土地投標的競爭性，令收益減少。

從審計署所揭發的產業署這筆糊塗賬，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政府對一些公眾很關注兼所值不菲，例如機場管理局、市區重建局或迪士尼等等所持有的資產，管理上都非常專業，透明度和問責性也很高；但對於一些市民看不見的，或較少留意的，像上述產業署所管理的物業，手法就很差，對公共資源是很大的浪費。故此，我希望政府能盡快糾正，建立機制，例如可成立一個由財爺領導的委員會，全面審視政府持有的資產，裏裏外外找出像上述旺角工業貿易署大廈的例子，

並改善管理手法，以商業觸覺和企業手法去重新管理好政府的資產，並確保回報率能重回市場的合理水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